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澌

五禮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四

朝禮

蕙田案古朝禮有二書曰覲四岳羣牧又曰肆覲東后周禮大行人掌朝宗覲遇會同聘問之事乃賓禮也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太

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為天子日視朝之正

乃嘉禮也秦漢以還有常朝有正至聖節朝

賀與古不同惟常朝為周治朝之意餘皆起

於後世今以朝宗覲遇等別為賔禮而屬之

嘉禮者統名之曰朝禮先經後史各以類列

庶古今之沿革瞭若指掌焉

周禮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賈疏外朝之職朝士專掌但小司寇旣為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耳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

蕙田案天子五門則外朝在庫門外諸侯三

門則外朝在雉門外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

面注羣臣卿大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

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

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

窮民焉注鄭司農云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元謂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闈人幾出入者窮民蓋

不得入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内與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門内者或謂之燕朝

蕙田案康成駁先鄭說極是

又案以上外朝

周禮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　疏燕朝在路寢庭外朝在庫門外其事希簡非常治政之所此云治朝是常治事之朝故知是路門外宰夫與司士俱是下大夫非贊治朝經云禁令知直察其不如儀式者也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大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疏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者對彼太僕職路寢庭有燕朝朝士職庫門外有外朝而言也

王氏詳說曰天子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也庫門之外為外朝則路寢門外與路寢門内之朝皆為内朝矣但以日眡事則曰治朝退適路寢之庭聽政則

曰燕朝内外之朝本無定名以燕朝為内朝則治朝為外朝矣庫門之朝為外朝則治朝又為内朝矣玉藻曰朝服以日眡朝於内朝退適路寢云退適路寢者是内朝之内又有内朝也是燕朝也文王世子曰其朝於公内朝則東面北上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夫司士所掌之朝治朝也玉藻以路寢之外為内朝而文王世子又以司士所掌之朝為外朝治朝可以兼内外之名也

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 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宫殿端門下矣 疏大寢路寢也者欲見在路寢門外正朝之處云其門外則內朝之中者案玉藻云視朝於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彼諸侯禮天子亦然若據文王世子亦得謂之外朝故文王世子云其朝於公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彼以路門外為外朝者對路寢庭朝為外朝其實彼外朝亦內朝耳以其天子諸侯皆內朝二外朝一既以三槐九棘朝為外朝一明此二者皆內朝也

天官冢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 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疏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者也

郝氏敬曰治朝中朝在路門外

蕙田案中朝於經無文

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疏虎門是路寢門者其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所朝之所經云司王朝明據此朝故鄭以路寢門外解之

朱子曰正義謂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葢路寢朝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庫門之外國有大事詢衆庶則在

此非常朝也每日常朝王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王又先揖羣臣就位王使入揖亦有高下不同如天揖同姓是也胡明仲常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制元不如此

地官槀人掌共外内朝宂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内朝路門外之朝也宂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蕙田案此以治朝為内朝對小司寇朝士所

掌外朝而言

冬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為之

蕙田案賈疏所云正朝謂治朝也

儀禮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外注寢門外朝也疏寢門外朝也者謂路門外即正朝之處也

蕙田案此以治朝為外朝對燕朝而言

宰入具告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面注入告入路門而告疏朝在路門

外故知入路門至路寢而告君以其在路寢聽政處故也

官載其幣舍於朝

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朝注孤卿建旜至於朝門使者北面東上　疏至於朝門者凡諸侯三門臯應路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臣皆朝列位乃使卿進使者使者乃入至朝則此朝門者臯門外矣

蕙田案官載幣舍于朝及受命于朝皆治朝也諸侯當在雉門内疏以為臯門外似非

禮記月令賞公卿大夫於朝注朝大寢門外

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注此内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疏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太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正朝儀之位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法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内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内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為之與此視朝於内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内朝對中門外朝謂為内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為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内朝明知中門之外别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内又有外朝是三朝也

蕙田案此以治朝為内朝對外朝而言

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

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疏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司士為之者謂司士之官主為朝位之次外朝位既司士主之則内朝廟子主之也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内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内朝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

蕙田案此外朝指治朝對内朝而言下同

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注體猶連結也

國語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内朝注神事祭

祀也内朝在路門内也

蕙田案韋昭注以内朝在路門内則外朝亦指治朝而言

又案以上治朝

周禮夏官大僕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　疏以其路寢安燕之處則謂之燕朝以其與賔客享食在廟燕在寢也但與賔客及臣下燕時亦有朝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為燕朝者以其因燕而朝賔臣燕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見故鄭特見之宗人冠昏嘉禮之等皆曰嘉事

鄭氏鍔曰王有三朝而燕朝乃安燕之地親族所聚正其位而且擯之相之則王之見之也以禮而宗人之見王也不敢恃恩以犯分

禮記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注內朝路寢庭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

周禮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注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燕

禮曰公升即位於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

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　䟽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侯朝燕射三者位同之義云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者以儀禮内諸侯有燕朝有射朝周禮内諸侯有射朝與正朝不見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

蕙田案此賓射之位與燕朝之位同

春秋成公六年左氏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注兼太僕

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注路寢之庭　䟽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路寢之庭也沈氏云太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為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

蕙田案此諸侯之燕朝

又案以上燕朝

陳氏禮書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内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葢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

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

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太僕掌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氏曰路寢門外則內朝之中蓋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遽令傳遽之令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則遽令非行夫之所掌者而已鄭康成以公食大夫拜賜於朝不言賔入聘禮以柩造朝不言喪入則謂諸侯之朝在大門外然大門外則經

涂耳非朝位也

吳氏紱曰大門外或尚寬闊非即經涂

葉氏時曰周有三朝一曰燕朝一曰治朝一曰外朝外朝之位左孤卿大夫羣士在其後右公侯伯子男羣吏在其後面三公州長衆庶在其後此朝士所掌之朝法也及致萬民而詢之則小司寇掌其政王位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其位亦如朝士之儀其建朝也左嘉石以平罷民右肺

石以達窮民職聽國郊野都獄訟者必聽於此兩造束矢平劑鈞金者必入於此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必委於此雖有帥屬鞭呼趨辟之儀有慢朝錯立族談之禁其儀非不肅也而卿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卿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外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先後於階戺之間則其政誠為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王南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太僕大右太僕從者在

路門左此司士所正之朝儀也及掌敘羣吏之治則
宰夫掌其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
察其不如儀其眡朝也太僕則前正位師氏則司王
朝冢宰則贊聽治雖有虎賁士旅之衛有僕御右從
之位其儀非不嚴也而太僕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而受其事以聞又況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賔客之
治諸臣之復同徹於冕旒之前則其朝又未嘗以禁

嚴為限矣至於燕朝之法雖在太僕只曰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而已然曰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是正燕朝亦如正治也小臣正王之燕位御僕掌王之燕令此皆燕朝之臣其儀亦非不重也而諸侯之復逆則掌於太僕三公孤卿之復逆則掌於小臣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則又掌於御復者下之報上逆者下之迎於上皆上書報奏之名庶民之復得與諸侯公卿羣吏之復逆又皆同達於燕處之時則

其地亦未嘗以邃深而爲間隔矣觀外朝之政而及萬民之詢治朝之治而及萬民之逆燕朝之令而及庶民之復則知成周盛時戸庭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然而三朝分掌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公孤卿皆在焉則是太宰與聞外朝之政矣治朝之法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王眡治朝冢宰贊之則是太宰與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之臣亦夏官之屬也然而所掌羣臣之復逆實與宰夫所

掌相關焉而況太僕雖正燕朝之位而建鼓則在路門外治朝則在路門左王眡治朝則前正位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臣實與治朝相通則太宰亦與聞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法宮中府中實為一體而無内外之分也

蕙田案天子五門曰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曰庫雉路皆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朝一曰燕朝外朝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内周

禮小司寇朝士所掌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
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則御之非常朝之處
治朝在路門外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
正朝儀之位太宰賛聽治有路鼓有屏有宁
乃每日常朝聽治處燕朝在路門內路寢之
庭周禮太僕掌擯相文王世子庶子正公族
公族朝於内朝鄭康成謂王圖宗人嘉事則
燕朝亦非常朝處治朝又兼内外之名對外

朝而言亦曰内朝玉藻朝服以視朝於内朝鄭康成謂外朝一内朝二是也對燕朝而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是也路門當道設屏禮緯天子外屏諸侯内屏爾雅邢疏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内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

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據此則天子諸侯雖有五門三門惟路門外有屏有宁非每門皆有之也至其朝儀周禮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内朝皆退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逆葢古者常朝惟在路寢門當宁而立三

揖而退其禮甚簡聽政則在路寢之堂諸臣不從入有奏事然後因宰夫以入升路寢之堂論語過位升堂即此過位過當宁之位升堂升路寢之堂無事則朝畢而退不用過位亦不用升堂朱子訓過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萬充宗謂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足知君門崇廣可即此朝見臣民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盍足

証君門可以涖衆不必更有朝堂矣後世御門聽政即此意

附辨通典天子四朝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三曰内朝亦謂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諸侯三朝路寢為内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諸侯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者也

蕙田案天子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朝一曰燕朝其外朝周官小司寇及朝士共掌之賈

疏謂外朝之職朝士專掌但小司寇既為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令案致萬民而詢其事大故掌於小司寇九棘三槐聽獄之位其事小故掌於朝士其實一朝也杜君卿通典悞分朝士小司寇所掌為兩朝於三朝之外又添一詢事之朝遂有四朝之說文獻通考亦仍其誤其實止有三朝無所謂四朝也杜又謂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及以治朝為

中朝以燕朝為羣公常日於此朝見君位皆

與註疏不合今不録

右天子諸侯三朝

禮記玉藻揖私朝煇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疏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

春秋襄公三十年左氏傳鄭伯有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論語冉子退朝

朱子註朝季氏之私朝也

國語曾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不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陳氏祥道曰據此則卿以下有二朝矣
韋昭謂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非是
萬氏斯大與應撝謙書向奉書辨大夫士正寢之外無私朝玉藻所謂私朝即正寢答教不以為然更援魯語外朝內朝証鄙言之失某以為先王之制荒遠難稽不得不憑諸傳記第傳記多後人所述有就古初之正禮以為言者有就衰時之變禮以為言者讀者要當擇善而從不可不慎也又禮文參錯一事之本末往往互見於他書苟非會通以考其詳則一隅之見或不無病於偏執此又言禮者所當知也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先生據以為別有私朝之証必謂敬姜賢婦素稱知禮其語可信也亦知康子之時何時乎魯自季武子專政以來祿去公室君若贅旒公廟立矣昭公出矣中軍作舍矣禮樂征伐惟其所出何有於私朝至康子時僭踰既久子孫臣庶視為固然莫有覺其非度因遂有

非禮之禮以相傳如敬姜之語康子者使先王之制卿大夫果得有外朝以業君之官職則冉有之謀政於私朝乃其常分孔子曷為以其事抑之是以知敬姜之語從僭後為言而非先王之制也先王之職合官職於公朝合家事於私室觀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據此則知聽政路寢之時卿大夫各治官職於外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曲禮云在官言官玉藻云君命召在官不俟屨據此則知公門外旁皆有卿大夫治事之所迨其後諸侯微大夫僭政莫在公而私家遂有内朝外朝之號然其内朝當即正寢其外朝當亦於門蓋君有臺門旅樹以為治朝而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知衰世大夫之門皆僭然公門以為外朝不獨季氏為然矣惟晏子近市之宅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若是者知其必不僭為私朝也夫然玉藻所謂私朝疑亦就僭

禮為文何以言之玉藻言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康子卒于哀公二十七年死而後謚則記玉藻者在康子死後其時之有私朝也久矣天子諸侯路寢之外別無朝堂安得據敬姜之言謂大夫士正寢之外別有私朝也哉

蕙田案玉藻揖私朝煇如也鄭注私朝大夫家之朝論語冉子退朝朱註朝季氏之私朝蓋卿大夫有家臣則必有朝家臣處有家事則必有合家事處其有私朝宜也大夫二門則私朝當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魯語敬姜

曰自卿以下合官事於外朝合家事於内朝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内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陳用之謂據此則卿以下有二朝而萬充宗則謂此衰時之變禮敬姜之語從僭後為言而非先王之制案萬說最當敬姜並舉天子諸侯及自卿以下有二朝上下同之且謂寢門之内婦人治其業則是寢門之外有内外二朝矣有二朝則又有二門通寢

門為三門是以大夫而上擬諸侯之制其為僭無疑也韋昭謂外朝為君之公朝內朝家朝葢亦知其非禮而强為之說非敬姜語本義敬姜但明婦人之不可干外而不知私家之不可干公故其說如是至萬氏謂大夫士正寢之外無私朝并謂玉藻所謂私朝亦就僭禮為文則非是私朝卿大夫自有之但不得兼內外兩朝如敬姜所云耳

觀承案禮天子諸侯三朝無卿大夫二朝之文萬氏說最當陳氏據魯語疑大夫有二朝非也蓋朝者以下事上之通稱内則子事父母亦曰昧爽而朝惟天子諸侯得備其制故其朝也有地有時有器有官而朝之典纂重下此則聽其自相朝而不為之制卿大夫士貴賤有等矣士冠禮鄭注云大夫士服元端深衣而聽私朝則大夫士同一聽朝之法其

與內則昧爽之朝何異不獨此也門與寢內外朝之所也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卿大夫士二門天子諸侯之寢四注卿大夫之室夏屋兩下皆天子諸侯一制卿大夫士一制大夫而有內外朝也士亦有內外朝乎士之不得有內外朝則凡禮之兼大夫士者皆可例觀何獨疑於大夫大夫率大夫士隨其時與地與其下相見即謂之朝非當宁之比義疏曰大

夫士無宁兩塾之間非宁也此可見矣即魯語而論使康子而僭為當宁之制必將有夙戒之期何文伯之母硜硜守不言之義獨不知其朝而避之康子又不自重從而與之語不應又辭其衆而即之則所謂朝者正兩塾之間偶與衆接故文伯之母不知避而康子可得辭也其言合官職於外朝卿以下之官職即天子諸侯之民事韋昭謂外朝君之公

朝甚合且曰自公卿以下亦括士在內則魯語原自分明何以為二朝之據乎惟大夫之朝與內則之朝無異則有其名而不干其制故冉子退朝夫子不以為非玉藻著大夫登車之美而先言其揖私朝之煇如不然設服雜衛當時即有美矣君哉之刺況朝之大者乎然則季氏雖僭實未亢然而有二朝萬氏概以僭當之亦求其說不得而為之辭

右卿大夫私朝附

春秋成公十六年左氏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内宫之朝注内宫夫人宫疏於夫人之宫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内宫之朝葢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陳氏禮書王后夫人朝左氏曰齊侯使華免殺國佐於内宫之朝則后夫人治家事於内猶天子諸侯治邦事於外故内宫亦有朝

觀承案周禮内宰以陰禮教六宫鄭注后象

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葢王六寢小寢五正寢一正寢即燕朝之所也然則王后夫人之朝其在六宮之正寢乎諸侯之寢三正寢一小寢二君夫人亦如之則所謂內宮之朝者其即後宮之正寢乎

右后夫人內宮之朝　附

詩大雅綿迺立臯門臯門有伉傳王之郭門曰臯門箋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疏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

雄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晳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太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明堂位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故為天子之宫加之以庫雉也家語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

蕙田案春秋傳澤門之晳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然則澤門乃國門非朝門孟子所云垤澤之門即此陸德明釋文云澤門本或作臯門者誤也孔氏援以證諸侯有臯門是不

然矣

陳氏祥道曰左傳曰魯人之臯杜氏曰臯緩也臯鼓臯舞皆以臯為緩則門之遠者謂之臯宜矣毛氏以臯門為郭門非也

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

禮記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注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臯之言高也疏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

蕙田案以上臯門

禮記檀弓上君復於庫門四郊

徐氏師曾曰天子曰臯門諸侯曰庫門

檀弓下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宫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注百官所在庫門宫門外疏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　疏庫門周之臯門也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至庫門去絰絰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矣

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失之矣　疏繹祭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故言失之矣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　注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之外矣

家語公西赤問衛莊公之反國改舊制變宗廟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宗廟之西今衛君更

之如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

陳氏祥道曰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為文府西奎為武庫漢書于府言財物之府于庫言武庫則庫門

兵庫在焉

蕙田案以上庫門

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疏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

陳氏祥道曰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蓋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

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然天子外闕於經無見

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注中門於外內為中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　疏雉門外有皐庫內有應路故云於外內為中也玄謂雉門為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為二門必知雉門為中門者凡平諸侯三門有皐應路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三兼四云庫門天子皐門則庫門向外兼皐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云庫門向外兼皐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又引春秋傳者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則知天子五門雉門亦為中門有兩觀矣

蕙田案鄭仲師以雉門為二庫門為三康成以庫門為二雉門為三今以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觀之則庫門在外雉門在内康成之說不可易矣疏謂乎諸侯有臯應路非是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

又案以上雉門

詩大雅緜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正門曰應門

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

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蔡傳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内葢内朝所在也

蔡氏德晉曰外朝在庫門外臯門内内朝在路門外

應門内蔡傳云外朝在路門外葢因鄭仲師之悞然

路門外即應門内既云外朝在此又云内朝亦在豈

内外朝並在一處者乎

禮記明堂位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注正門謂之應門

疏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以爾雅釋宫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廵云宫中南向大

門應門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位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

雉門天子應門疏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

周禮考工記應門二徹三个注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

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注朝門疏李巡云路門之外受朝正門一名應門以正朝在應門内故謂應門為朝門也

陳氏祥道曰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蓋明堂之南門猶路門故南門之外門亦

謂之應門

蕙田案以上應門

周禮春官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

大僕建路鼓於大寢門外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内朝之中如今宫殿端門下矣

冬官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

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李氏叔寶曰虎門畫虎以示威武之象至於中門為雉門亦畫雉以象文明文明著於外威武潛乎内則王之威亦德威而已

春秋昭公十三年左氏傳子良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疏鄭元以虎門為路寢門此亦當然或以虎門非路寢門當是宫之外門

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内傳寢門一名畢門疏天子五

門皐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

陳氏祥道曰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路鼓皆曰路則大寢之門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葢末世諸侯之門亦放其名耳

蕙田案諸侯三門曰庫雉路無虎名陳氏謂末世諸侯放之極是至伐虎門者齊高彊字子良非鄭子良也誤

又案以上路門

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綱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

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陳氏禮書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内門五皋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内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太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

制皆稱臯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臯庫應路著矣特雉門之設不見於經然周禮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葢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

而已哉臯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太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

馬路寢之内亦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衛莊公繹於庫門之内檀弓曰君復於庫門四郊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宫自寢門至於庫門又曰軍有憂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公門庫門也魯公周公之故猶不可以稱臯門應門特為臯應之制而已况非魯乎閽人掌王宫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宫潛服賊器不入宫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於

朝朝士凡得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於朝是禁施於雉門之内而不於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怪民得以入臯門庫門若然縣法於中門宜矣禮運曰仲尼與蜡賔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穀梁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内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閽人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無據

蕙田案古者建國必先立為門制天子五門

曰臯庫雉應路禮記明堂位天子有臯門郊特牲王立於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内是天子有庫門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宫中門之禁賈疏謂外有臯庫内有應路雉門為中門是天子有雉門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内考工記應門二徹三个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是天子有應門路門一名寢門一名虎門一名畢門春官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

門之外夏官司士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太僕太右在路門之左太僕建路鼓於大寢門外而掌其政鄭注大寢路寢也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注虎門路寢門也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孔傳路寢一名畢門是天子有路門此五門之制也皐者高也遠也門最高而在外故曰皐庫者藏也府庫在焉故曰庫雉取其文明也畫雉于門

故曰雉門居五門之中故又曰中門應居此以應治也應治出政故又曰正門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皷皆曰路故寢門謂之路門寢正寢也畫虎於門以示勇猛於守故又曰虎門門於此終矣故又曰畢門此五門之義也諸侯三門曰庫雉路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灾魯頌閟宮路寢孔碩家語衛有庫門左傳

昭十年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列國無有稱臯應者况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大雅綿之篇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朱子謂太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其說是也是庫雉路諸侯之門也儀禮士冠禮賔如主人服贊者元端

從之立於外門之外鄭注外門大門外士昏禮陳三𤯍於寢門外東方是大門寢門大夫士之門也曲禮孔疏云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其言信矣

右天子五門諸侯三門

禮記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注闍者謂之臺　疏兩邊築闍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闍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

徐氏師曾曰臺門門之兩旁築土爲臺而起屋於其上諸侯之禮也
郊特牲臺門大夫之僭禮也
方氏慤曰門之有臺所以壯國體故家不臺門而以爲大夫之僭也
春秋定三年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注門上有臺
蔣氏斯大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皆直入無堂室相間路門内爲路寢即内朝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左

傳邾子在門臺臨廷即視朝時也然則天子諸侯路寢之外别無朝堂

蕙田案韓詩外傳云吾君有治事之臺即臺門也君日視朝於此門之外則廷故古人稱朝廷不稱朝堂也

右臺門

禮記郊特牲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注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疏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内外為敬也旅

道也所行處故以為道也引管氏塞門者據經旅樹之義云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禮緯文或云大夫以簾士以帷誤也

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 注旅樹門屏也

論語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解鄭曰人君別内外於門樹屏蔽之

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 解鄭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

爾雅釋宫屏謂之樹 注小墻當門中 疏屏蔽也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内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

荀子大畧篇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

陳氏禮書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

疏通之也爾雅云屏謂之樹語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墻之内則屏謂之樹又謂之蕭墻漢之時東闕罘罳災鄭康成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思釋匠人曰城隅角浮思孔頴達謂浮思小樓也城隅及闕皆有之而屏亦然則屏又謂之浮思孔子以管仲樹塞門為不知禮禮記以旅樹為大夫之僭而禮緯謂大夫以簾士以帷於理或然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内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右門屏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疏天子當宁而立者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中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

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 傳門屏之間曰著 疏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

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 注人君視朝所宁立之處 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曰宁

論語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解包曰過君之空位 疏君之空位謂門屛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也

朱子集註位謂君之虛位謂門屛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語類位君之虛位謂門屛之間如今人廳門之内屛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問過位色勃如也位

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揖賔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設位於庭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

附辨論語過位諸説不同

饒氏魯曰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内屏其屏在路門内諸侯當在屏外門内此爲不同爾

蕙田案天子諸侯雖有外屏内屏之别而宁立之處皆在路門之外門屋之内當扉之中不得泥門屏之間四字而謂諸侯宁立之處在路門内也

林氏希元曰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為治朝入則為内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内朝也

蕙田案林説是

汪氏份曰諸侯三朝庫門内之外朝非君所常御路寢即燕朝羣臣不從君入葢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必當在此存疑愰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

之内朝案朱註位君之虚位若以此為治朝則羣臣方日視朝於此何縁人君乃有虚位何縁不行朝禮而反過之况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為最外之外朝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為治朝無疑也

蕙田案論語過位過治朝門屏間君所宁立之位也升堂升路寢之堂也復其位復治朝中庭左右臣所立之位也或疑治朝為君日視朝之所何以有虚位夫子何以不行朝禮

而過之不知過位升堂皆既朝以後事入雉門遂行朝禮君當宁而立諸大夫立於中庭左右君三揖禮畢退適路寢聽政諸大夫不得從入有宰夫小臣掌諸臣復逆諸大夫有所啟奏乃得因之以入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葢君既退入路寢門屏間宁立之地已為虛位也或以過位之位為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升堂之堂為治朝之堂不知治朝君立於

門屏間無堂可升外朝非常朝之所無當宁之位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疏云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内屏在路門内朝士所掌外朝在庫門内雉門外無屏亦無宁也或以復其位之位即在堂下不知路寢之庭惟宗族朝於此異姓之臣惟燕得列位於此尋常朝位皆在路門外有所啟奏乃入奏畢即出堂下固無位也或又以復其位之位在外朝不

知尋常朝位俱在治朝夫子不應舍治朝之正位而遠至外朝饒氏及林氏俱以過位為治朝之位升堂為路寢之堂汪氏非之反多謬解矣

附辨釋宮門之内兩塾之間謂之宁

朱子釋宮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鄭注大夫揖入者省内事也既而俟於宁也凡至門内霤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於霤南門内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内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

欽定儀禮義疏大夫士本無所謂宁者注家强以門內兩塾當之非其實也即天子諸侯宁立之處亦不在此周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天子之治朝也聘禮夕幣及受命于朝諸侯之治朝也皆立於路門之外未有在門內者若在門內兩塾之間則何以徧揖羣臣乎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天子負之而立屏近而門稍遠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諸侯在門外遥負之以立門近而屏稍遠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者猶言門

屏相近之處未可執二者之中間以求之也若泥於二者之間内屏者宁在門之内則不便於揖羣臣外屏者宁在屏之外則直幾於面墻矣而可乎曲禮疏謂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亦慮面墻之不可而又泥間字耳若近應門則仍是内屏不必舍近求遠取節於路門而曰外屏矣覲禮侯氏肉袒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則屏在門外而距門不遠可見也廟門如此路門可推

惠田案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又云天子當宁而立依在室户牖閒當之即負之也則宁亦即在門屏閒天子負之而立可知兩當字自屬一例註家訓為兩塾之間者殊未確也義疏分辨極明

右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浙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三十五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五

朝禮

禮記玉藻天子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 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知端當為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之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

祀朝小故知端當為冕謂元冕也

周禮春官司服注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　疏易繫辭黄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元坤為地其色黄但土無正位托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黄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

夏官弁師注元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

聶氏崇義曰元冕三旒五采藻十二就每旒亦貫五采玉十二計用玉七十二

方氏慤曰經有曰元冕有曰元冠有曰元端何也蓋元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元衣而加元冕則為祭

服衣元衣而加元冠則為爵服弁冠冕通謂之端元端而朝日則是元冕者也元端而居則是加元冠者也聽朔亦元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

蕙田案元冕者五冕之下天子元冕五采繅十有二就前後三斿每斿貫五采玉十二凡用玉七十二其諸侯孤卿大夫從王視朔亦服元冕繅就各如其命數諸公繅九就用玉五十四侯伯繅七就用玉四十二子男繅五就用玉三十繅玉皆三采三采者朱白蒼也

天子之三公繅八就用玉四十八卿繅六就用玉三十六大夫繅四就用玉二十四繅玉亦皆三采士無冕以爵弁代之其諸侯之大夫從王朝視朔繅就亦各從其命數

又案以上元冕

周禮春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内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　疏案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

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故書會作膾鄭司

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髕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髕璂讀如綦車轂之綦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抵也以象骨為之　疏天子以十二為節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詩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與經義合故為證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注各以其等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士皮弁之會無結飾

儀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鞸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繶純純博寸注魁蜃蛤柎注也疏以蛤灰塗注於上使色白也

周禮司服疏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

蕙田案士冠禮稱皮弁服緇帶白屨皆士之制也若天子視朝則素帶朱裏朱綠終辟白舄諸侯視朔則素帶元華終辟白舄其素積

素韠則上下同之

禮記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疏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疏君謂天子引詩者證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為白也云凡裼衣象裘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為裼狐青裘用玄衣為裼羔裘用緇衣為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

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天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為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用狐白熊氏云用麛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鄉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不服之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麛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麛裳視朔之服是也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　疏以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

論語素衣麑裘疏素衣麑裘諸侯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元注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

聶氏三禮圖說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云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此明上古未有布帛衣其羽皮也又云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也亦用十五升布為衣以象弁色葢天子素帶素韠朱裏朱緣終辟佩白玉白舄青約繶純又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云會縫中也璂讀為綦

綦結也邸謂下抵梁正張鎰圖云弁縫十二貫疏引詩會弁如星謂於弁十二縫中結五采玉落落而處狀似星也又於弁内頂上以象骨為抵至三王重質不變故王服之以日視朝燕諸公甥舅視學祭菜皆服焉賈疏云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

陳氏禮書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為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

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凡在下者為基可以托宿者為邸玉璂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柢用象而託以皮者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鄭康成曰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於理或然推此則公之玉九天子之玉十有二又可知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

葢綦者隂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為士之齊冠綦組
綬為世子佩詩以綦巾為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
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康成讀玉璂為綦以綦為結是
臆說也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語曰素衣麑裘則素
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禮記
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緇帶與
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
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則士

皮弁緇組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葢皮弁
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
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賔卿
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
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
施者衆矣葢人為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
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
用之也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

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

蕙田案天子諸侯有冕服有弁服弁有三等皮弁其一也天子皮弁以眂朝諸侯皮弁以聽朔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鄭注璂讀如綦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其弁伊騏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為之陸德明釋文亦云説文作璂

云弁飾也然則璂與璟璟與綦一字而互變其文耳内則云偪屨著綦又云屨綦鄭注綦屨繫也綦之訓結内則有之陳用之譏鄭為臆說非也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則天子眡朝諸臣之在王朝者三公璂飾八卿璂飾六大夫璂飾四其諸侯入為王卿士者上公璂飾九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各如其命數可知也士皮弁無結飾

則但以白鹿皮為之而已天子皮弁之服素衣素裳素帶朱裏朱緣終辟佩白玉素韠白舄其裘則以狐白錦衣以裼之知者司服注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士冠禮注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又論語素衣麑裘鄭注視朔之服諸侯以素衣視朔明天子以素衣眡朝故知素衣矣士冠禮皮弁服素積注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又冠禮

記郊特牲明堂位祭義並有皮弁素積之文案積訓為辟即論語之帷裳也以素為之故云素裳矣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注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案士冠禮爵弁皮弁朝服元端四等皆用緇帶士以緇則天子以朱綠可知故云素帶朱裏朱綠終

辟矣玉藻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以君子玉不去身知常佩之故云佩白玉矣士冠禮皮弁服素韠玉藻注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皮弁服皆素韠正義謂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故云素韠矣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周禮司服疏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屨人疏白舄配韋弁皮弁故云白舄矣玉藻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之上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案皮弁服者素衣也錦衣加狐白之上素衣又加錦衣之上中庸謂惡其文之著者以此凡在朝君臣同服故三公諸侯在天子之朝亦狐白錦衣詩秦風錦衣狐裘是也卿大夫亦衣狐白但以素衣裼不用

錦衣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是也士麛裘以素衣裼玉藻士不衣狐白是也諸侯視朔之服皮弁素衣素裳素韠白舄與天子同其皮弁之璂飾各如其命數素帶朱緣終辟佩山玄玉與天子異其裘則麛裘素衣以裼之卿大夫亦麑裘素衣論語素衣麑裘是也禮君用純色臣下之則大夫士視朔之裘青豻褎與凡裼衣象裘色玉藻絞衣

以裼與論語素衣不同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二說不同皇氏近之

又案以上皮弁服

周禮春官司服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

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

儀禮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

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玄則六入與疏六入七入深淺不同而鄭以衣與冠同以緇與玄同色者大同小異皆是黑色故云同也

蒐田素士之朝服緇帶諸侯則素帶朱綠終辟大夫則素帶元華辟垂

儀禮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疏案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諸侯朝服素裳素韠應白舄而云白屨者引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舄其臣則白屨也

周禮屨人注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

白舄黑舄 疏赤舄舄中之上六冕之舄也冕服皆玄上纁下而畫以衮龍赤舄者象纁裳故也下有白舄黑舄者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冠弁服諸侯視朝之服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白屨即與皮弁素積白屨同今以黑舄配之不與裳同色者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皆玄端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屨若玄端之裳則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韠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舄有三等玄端既不得與祭服同赤舄若與韋弁皮弁同白則黑舄無所施故從上士玄裳無正而黑舄也大夫玄端素裳亦從裳黑屨矣

蕙田案天子諸侯白舄以配韋弁皮弁冠弁

黑舄以配玄端但司服所掌九服別無玄端故康成於冠弁之下注云王卒食以居則玄端以玄端與冠弁大同小異因附見之耳賈疏泥於注中三等舄配九服之文因謂黑舄配冠弁服既又知其非也復多方以通之竊謂不如云黑舄配玄端之直捷也

又案玄端之服與朝服同惟裳與屨舄異朝服君素裳白舄臣素裳白屨玄端則天子諸

侯朱裳黒爲大夫素裳黒屨上士𤣥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同用黒屨其大夫𤣥端素裳與朝服不異賈公彦謂禮窮則同然朝服之屨以素𤣥端服以黒則亦有别矣

特牲饋食禮記其服皆朝服𤣥冠緇帶緇韠注皆者謂賔及兄弟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命賔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賔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

蕙田案朝服素裳素韠上下同之此記云緇

韠與士冠禮異疑緇當為素因上有緇帶之文而誤耳鄭氏以為下大夫之臣緇韠於他書無所考

禮記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玄端素裳也疏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玉藻疏皇氏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玄衣狐青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熊氏以為內外諸侯朝

服皆緇衣以羔為裘不用狐青也案王制直云玄衣而養老不辨内外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遥鄭玄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裼唐檜曾非畿内之國何以並云羔裘若此玄衣為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大夫士也

陳氏澔曰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

蕙田案朝服緇衣也亦可稱玄端者緇與玄雖淺深不同而皆黑色從其相近而名之也玄端而不素裳則不得云朝服賈孔三禮疏析之當矣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

疏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君卒朔然後服之者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陳氏澔曰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端素裳而聽朔則皮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亦僭宋王者之後疏案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

方氏慤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後世反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

陳氏澔曰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

雜記朝服十五升

詩周南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傳大夫羔裘以居 疏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袪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

鄭風緇衣緇衣之宜兮 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 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 疏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

所朝之政也又云退適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内即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説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

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

朱子集傳羔美其大夫之辭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　疏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唐風羔裘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箋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

檜風羔裘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國無政令使我心勞　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

蘇氏軾曰錦衣狐裘所以朝天子之服也

嚴氏粲曰狐裘有青有白有黄此詩不指何色鄭氏以為黄衣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為狐

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為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潔衣服亦必不服狐黄當從蘇氏以為狐白

蕙田案朱子集傳從蘇氏說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　疏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論語緇衣羔裘　疏緇衣羔裘謂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

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疏皮弁服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蕙田案儀禮禮記所謂皮弁服與朝服其用不一然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為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

玄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綦飾有五采三采之不同玄端服則有玄裳黄裳雜裳之别獨冠弁為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端無大分别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

朔而視朝然後脱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

皮弁服禮記所載甚明孔氏邢氏之説非也

聶氏三禮圖説張鎰圖云緇玄二服素韠素帶朱緑

終裨佩山玄玉白舄青絇繶純天子之卿服以從燕

諸侯諸侯之孤卿大夫服以朝君

蕙田案素帶朱緑終裨佩山玄玉白舄專據

諸侯而言卿大夫與君不同

蕙田案諸侯朝服以視朝朝服周禮司服謂

之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也冠弁亦謂之玄
冠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注玄冠委貌是也
其名委貌者鄭氏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
容貌也亦謂之委左氏傳劉定公曰吾與子
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又晏子端委立於
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曰臣
端委以隨宰人諸所云端者朝服之玄端所
云委者委貌也其制經無明文聶崇義三禮

圖委貌有四式其一舊圖云委貌進賢冠其遺象是也其二漢志云委貌與皮弁冠同制是也其三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𤣥冠士之𤣥端之𤣥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是也其四則梁正因阮氏之本而圖委貌與前三法形制又殊聶氏疑不敢定而以張氏為得之誠然但張氏亦畧有語病葢諸侯朝服之𤣥冠即冠弁亦即委貌

本無二制其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玄端服惟裳制有異其冠則皆玄冠與朝服之玄冠亦無二制也張氏之說似猶岐而視之矣諸侯之朝服緇衣素裳素帶朱緑終辟佩山玄玉素韠白舄其裘則以羔緇衣以裼之知者詩鄭風緇衣之宜兮鄭武公以諸侯入為周卿士在私朝則服緇衣是緇衣為諸侯朝服也緇衣之布亦十五升雜記朝服十五升是

也緇衣亦謂之玄衣王制周人玄衣而養老注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士冠禮疏云玄為六入緇為七入深淺不同鄭以緇與玄同色者大同小異皆是黑色故云同也亦謂之玄端論語注玄端諸侯朝服葢端者端正之義以朝服用正幅為之故云端矣知素裳素韠者司服注冠弁服亦積素以為裳玉藻注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又士冠禮朝

服素韠韠與裳同色故云素裳素韠矣素帶朱綠終辟佩山玄玉張鎰圖亦云然葢以玉藻文推得之燕禮記燕朝服注朝服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賈疏以為諸侯朝服應白舄而云白屨者引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舄其臣則白屨也諸侯朝服羔裘詩羔裘如濡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是也其臣亦羔裘而豹褎詩羔裘豹飾羔裘豹袪羔

裘豹褎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皆大夫
士之禮也孔頴達曰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
袖飾異皮陳用之乃以天子視朝服麛裘青
豻褎諸侯視朝服羔裘豹飾上下同之其不
然乎裼裘之制漢唐注疏家以為裘之上有
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故邢叔明疏論語
云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陳
用之則謂袒而見裘曰裼掩而充裘曰襲素

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黄衣狐裘錦衣狐裘葢亦若此詩曰衣錦尚褧葢惟錦加褧以惡文著餘衣固不然也此說似亦有理並存之以俟考

又案以上冠弁服

儀禮士冠禮玄端玄裳黄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黄玉藻曰韠君朱大夫

素士爵韋疏此莫夕於朝之服者當是莫夕於君之
朝服也案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夕深衣祭
牢肉是君朝服朝服夕服深衣矣下又云朝玄端夕深
衣朝時所服與君不同故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
玄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若然大夫士既服玄
端深衣以聽私朝矣此服注云莫夕於朝之服是士向
莫之時夕君之服必以莫為夕者朝禮備夕禮簡故以
夕言之也若卿大夫莫夕於君當亦朝服矣云玄端即
朝服之衣易其裳者上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此玄端
亦緇帶彼云朝服即此玄端也但朝服亦得名端故論
語云端章甫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
為緇色正幅為之同名也云易其裳者彼朝服素韠韠
同裳色則裳亦素此既易其裳以三等裳同爵韠則亦
易之矣不言者朝服言素韠不言裳故須言易彼言素
韠此云爵韠於文自明故不言易也云君朱大夫素士
爵者韠之韋色也云君朱者見五等諸侯則天子亦朱

矣韠同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士言爵則此經爵韠亦一也以其裳有三等爵亦雜色故同爵韠若然大夫素裳則與朝服不異者禮窮則同也

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注屨者順裳色玄端黑屨以玄裳為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疏玄端有玄裳黃裳雜裳經惟云玄端黑屨與玄裳同色不取黃裳雜裳故云以玄裳為正也

周禮屨人賈疏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絇謂屨頭以條為鼻純謂以條為口緣

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注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疏玄冠有不玄端者不玄端則朝服也對文則玄端有纁裳玄裳黃裳雜裳若朝服緇布衣而素裳但六入為玄七

入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玄是以散文言之朝服亦名玄端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玄端也諸侯日視朝之服以端是正幅非直服名端六冕亦有端稱禮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正幅亦名端也

禮記玉藻朝玄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疏大夫士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玄端故士冠禮注云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

聶氏三禮圖司服云齋有玄端張鎰圖云天子齊玄衣玄冠玄裳黑韠素帶朱緑終辟佩白玉黑舄赤絇繶純諸侯惟佩山玄玉為別燕居朱裳朱韠赤舄黑

約繶純卿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黄大夫以上朝夕服之惟士夕服之夕者若

夕晡上視事耳

蕙田案大夫士朝朝於君皆朝服其夕見君大夫則朝服士則玄端若大夫士夕視事於私朝亦服深衣不服玄端也今如禮圖所云大夫以上燕居朝夕服玄端既與玉藻夕深衣之文違牾又云惟士夕服之則士朝所服

者又何衣耶

陳氏禮書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為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端玄是也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為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以居内則事父母端韠紳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玄端皆玄裳或黄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

藻曰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無據

蕙田案玄端之名見於三禮者不一其以為齊服者周禮司服云齊服有玄端素端是也其以為祭服者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天子諸侯祭服皆冕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然則玄端以祭惟士則然玉藻諸侯玄端以祭鄭氏破端為冕其說原不可易陳用之據

此謂諸侯祭服有玄端真大惑矣其以為朝服者大夫士私朝為然玉藻朝玄端是也若士夕見君則亦服之以夕禮簡於朝士畢於大夫故不服朝服而服玄端鄭注儀禮謂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以為燕服者玉藻天子卒食玄端以居內則子事父母端韠紳是天子以至士皆得服之但天子燕居則朝夕並服玄端諸侯以下皆夕深衣則惟朝服之為

不同耳朝服之緇衣與玄端同制蓋緇之與玄猶纁之與黄緇衣可稱玄衣纁裳亦可云黄裳其色相近故也朝服君臣皆素裳玄端服之裳則天子諸侯以朱大夫以素士有以玄以黄以雜之别其玄端衣與朝服同鄭皆推校禮經諸文而得之陳氏以為無據亦非

又案以上玄端服

右朝服

周禮春官巾車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注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疏以日視朝者謂於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此雖據常朝而言至于三朝皆乘之

夏官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注朝夕朝朝莫夕吳氏澂曰朝見羣臣曰朝莫見曰夕燕謂自内外朝乘象路以還燕寢

禮記玉藻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鹿幦豹犆注幦覆苓也犆讀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蕙田案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

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賈疏凡五等
諸侯所得路惟祭祀及朝天子乘之若齊弔
及朝幷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然則諸侯視
朝所乘之車同姓以象路異姓以革路四衛
以下皆乘木路可知也卿大夫以下朝車經
無明文玉藻紀大夫朝車有鹿幦豹犆之文
亦未詳何車但以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
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考之則卿大夫朝車

應即此四等之車也

右朝車

周禮春官大史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疏案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太祖即祖廟也諸侯約天子故縣之於中門帀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蕙田案玉藻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賈疏引作太祖小異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　疏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故太史詔告王居路寢門若在明堂告事之時立行祭禮無居坐之處若在路寢堂與門聽事之時各居一月故立居門終月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注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　疏北偏近北也然則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注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注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注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注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注明堂右个南堂西偏

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注大廟大室中央室也疏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九步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后太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上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注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注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注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注玄堂左个北堂西偏

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注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注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蕙田案明堂與大寢不同制辨詳吉禮明堂

門

王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注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之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疏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案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案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

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為非以左氏告朔為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案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

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蜼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别也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案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注云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案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其義非也

張子曰據玉藻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

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馬氏晞孟曰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諸侯聽朔於太廟熊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惟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為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於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

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

方氏慤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也諸侯受朔於天子而云受之於祖者以已得受朔於天子由祖故也元冕祭服也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受之於天故神之諸侯以朝服受之於祖故明之

春秋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注視朔親告朔也疏公既告廟受朔即聽視此朔之政

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

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疏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此年公疾自二月至於五月已經四月不得視朔故書公四不視朔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書經以譏之在後若不告朔不復書之者蓋以閏月不告其譏已明故於後不復譏之

公羊何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於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為重常以朔者始重也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何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禮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縁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蕙田案告朔與朝廟無二禮何邵公注公羊其說甚明鄭康成乃别以司尊彝之朝享當朝廟殊誤詳見吉禮告朔門

左傳公四不視朔疾也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

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言無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

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

荀悅申鑒曰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葢取諸離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

舊典

杜氏預春秋釋例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

事以全委任之責從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内官回心於左右政之粃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

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容聽之亂公也故顯聚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牛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

右聽朔

周禮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以待賔客之

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恒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辦理之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疏復謂羣臣受王命使臣行之訖反報於王故云朝廷奏事也自上而下曰順故自下而上曰逆也言上書者則今之上表也若然據夏官諸侯諸臣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皆有上書奏事耳

吳氏澄曰令者賓客有求於朝也復者諸臣反命於上也逆者萬民有言於上也待之有敘則下得以致其情於上待之無敘則上無以審擇於其下故賓客之令有輕重諸臣之復有先後萬民之逆有緩急宰夫皆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則賓客臣民供順矣

邱氏濬曰案天官卿冢宰其貳則少宰少宰之次又有宰夫王眡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治之法所謂敘羣吏之治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也待賔客之令即今鴻臚引見藩府所遣使及外夷也諸侯之復萬民之逆即今通政司所奏事也正公卿大夫羣吏之位正之為言疏謂察其不如儀者即前代殿中御史之職今輪御史糾儀也古今委任之職不同而所當為之令所當禁之法則一而已

夏官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注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也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窮謂窮寃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太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玄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太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

吴氏澄曰建路鼓於大寢門之外非惟以鼓為朝事

早晚之節也葢亦如後世之登聞鼓焉窮謂窮冤失職者遽令謂事當急聞者之政令也御僕御庶子二官皆直事於鼓所者若聞鼓聲則太僕即速迎此二官而受其事也

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疏諸侯是賓客其復逆太僕尊官掌之三公孤卿是臣在朝廷故小臣掌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以序守路鼓注羣吏府史以下序更疏太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復逆此所云羣吏對庶民是府史以下言以下兼胥徒若然不見

大夫士者小臣孤卿中兼之矣序更者即太僕鄭云直事鼓所者也

蕙田案内竪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注云内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然則宰夫太僕小臣御僕所掌諸臣之復逆皆以大事聞於王者也諸臣復逆大率在路寢聽政之時不必正當眡朝而於此可以想見先王之勤政事通下情舜之好察邇言大禹之稽於衆皆由此道也故先著於此

又案以上復逆

禮記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陳氏澔曰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也揖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於君也

論語孔子沐浴而朝

朱子集注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右臣將適君所

禮記玉藻朝辨色始入注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别也

蕙田案此諸侯之禮諸侯有庫雉路三門則所入者雉門也鄭誤以平諸侯有臯應路故云應門

詩齊風雞鳴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傳朝盈而君作

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朱子集注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

右臣入門

禮記玉藻君日出而視之

陳氏澔曰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

詩齊風雞鳴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傳朝已昌盛則君聽朝

蕙田案雞鳴而朝盈玉藻所謂辨色始入也東方明而聽朝所謂君日出而視之也及其

衰也朝廷興居無節東方未明而顛倒衣裳違視朝之常期則詩人刺之

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箋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别色始入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名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蕙田案小雅庭燎一篇蘇氏詩傳以為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朱子集傳亦因之然案之周禮秋官司烜邦之大事則

供墳燭庭燎葢惟諸侯來朝設之其日視朝不設庭燎也當從箋義以為諸侯來朝故不載

宗元棐古人習勤子事父母皆雞初鳴而盥漱况人君聽朝有不於其時者乎雖人臣之入朝猶辨色君之視朝俟日出然櫛洗衣冠必於色未辨日未出時方能及時朝會其餘執事侍御之臣尤當早集於朝門此庭燎之

所以不可不設今据司烜氏國有大事共墳燭庭燎然亦未嘗指定常朝之非大事也且墳燭與庭燎並言或常朝但有庭燎而不設墳燭或庭燎為數差減不比諸侯來朝時之多亦未可定歟

論語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孟子朝將視朝

右君出視朝

周禮夏官司士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特揖一一揖之也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太僕之屬登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嚮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

邱氏濬曰天子視朝之際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則逡位而拜羣臣則逡列而拜小臣則即其位而旁拜左右侍從之臣則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於大臣則答

以特揖之禮於羣臣則答以旅揖之禮於小臣則於再揖之後向其旁而答之焉聽政既畢王將還內而侍衛於門之左右者始行拜禮王於是隨其所在而左右揖之可見隆古盛時以禮為治位有尊卑而禮無不答也秦不師古始尊君卑臣而此禮廢矣

禮記禮器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注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　疏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者也特猶獨也旅衆也君行日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少而君衆共一揖之也是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一揖是以少為貴也此諸侯所尊者少故

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王制七十不俟朝 注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故不俟朝 疏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

右揖

夏官司士大僕前 注前正王視朝之位

大僕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注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 疏太僕本位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位訖還退在本位故云退居路門左也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

右正位

天官冢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王視之則佐王平斷

蕙田案聽治一節當在太僕正王位之後冢宰職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則此眡朝所聽之治乃國家大事也

右聽治

夏官司士王入内朝皆退注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内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

玉藻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周禮宫人賈䟽辨色始入者謂羣臣昧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尊者體盤故日出始出路門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者謂路門外朝罷乃退適路寢以聽政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

陳氏澔曰聽事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

蕙田案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

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路門外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鄭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為私朝葢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云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其在朝廷便便言皆指治事之朝而言也

陳氏禮書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

優尊詩曰夜向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衆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

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
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
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邱氏濬曰人君每日出視治朝見羣臣以通上下之
情退適路寢聽政治以決可否之計葢視朝之時百
官班次以列趨蹌以進漏下無幾刻耳奏對之際機
務雜沓未易一一詳悉也故於退朝之後再御燕寢
取其事務之急且切者重聽之與夫左右臣工所謂

股肱心膂者委曲講究必罄竭其本末終始如此行之則便不如此則弊俾上心曉然於中而奉行之臣亦灼然知其必如此而不可如彼然後行下如此則朝廷所行之事皆所當行所禁之事皆所不當行行之萬世而無弊太平之根本在此矣

右退朝

禮記曲禮在朝言朝注朝謂君臣謀政事之朝

朝言不及犬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注輟猶止也固謂不達於禮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論語其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右在朝言語之節

周禮地官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注舉猶行也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疏

虎門之左同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謂蕃營之在列者也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

天官冢宰王眡四方之聽朝則贊聽治注謂王巡守在外時疏此據依常者而言征伐外亦有聽朝以非常法故不言也

蕙田案以上二條天子在外之聽朝

夏官太僕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注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春秋傳曰公有疾不視朔

蕙田案此條王不眡朝

禮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注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疏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冕之服者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故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言天子於廟受已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已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注朝服為事故也反必親告於祖禰而后聽朝而入疏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惟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為事故也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

云朝服皮弁服是也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也

蕙田案此二條諸侯有事視朝

右視朝變禮

春秋成十三年左氏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注不夕言無事疏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少故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而莫不夕不夕言無事也儀禮士冠禮賈疏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

昭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夕注夕莫見

哀十四年左傳子我夕注夕視事

蕙田案杜預以子我夕為視事孔疏以為夕見君當從孔氏

國語叔向聞之夕注夕至於朝

右夕見

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注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衆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疏國危謂鄰國來侵伐與國為難者也國遷謂王國遷徙若殷之盤庚遷殷之類若遷卿大夫都邑不在詢限

立君冢適雙言案內則而言謂適后所生最長者為冢若無冢適適后所生次冢以下為適則適者非一若無適則於衆妾所生擇立之衆妾所生非一是以須與衆人共詢可否此三者皆採衆心衆同乃可依用也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注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疏以敘進者案小宰六敘皆先尊後卑則此言以敘進謂先公卿以次而下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擯者無別相見之禮故知以次一一揖之使前問之

地官鄉大夫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注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云大詢於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人疏國有大事必順於民心故與衆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共詢謀之

書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詩大雅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蕙田案以上外朝詢事之制

孟子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我將去之

春秋哀元年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

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

蕙田案小司寇致萬民而詢詢國危居其一焉鄭氏訓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賈公彦以為鄰國來侵伐與國為難者也但天子詢國危於古無考孟子載太王為狄人所侵屬耆老而告之則周先公已有行之者矣左傳陳懷公事乃諸侯詢國危之見於經者又僖十五

年秦獲晉侯以歸子金曰朝國人而以君命

賞亦與詢危之事同以其時君亡在外諸大

夫稱君命而行之故不復載

蕙田案以上詢國危

易益卦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程傳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

也

書盤庚上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盤庚斆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於庭

蕙田案古者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為民極必順乎人心之所同欲而後相宅焉周公營洛邑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則諸侯百官庶民咸與聞可知矣至若不得已而有遷國之役或迫於天灾如殷有河患是也或逼於寇難則君親御外

朝進百官兆姓而詢之詢謀僉同然後決之所謂作大事必順於人心也周衰平王東遷不聞詢之萬民蓋此禮已廢春秋晉遷新田謀之諸臣而已邾遷於繹衛遷帝邱決之卜筮而已楚遷於鄀決之正卿而已其餘邢遷夷儀蔡遷州來許遷夷又遷白羽之類迫於彊寇救亡而已何足道哉

又案以上詢國遷

書大禹謨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春秋昭公二十有六年左傳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疏何休難年鈞以德之言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元荅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掩是王不立愛之法也

哀二年左傳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

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注三揖卿大夫士言立適當以禮與内外同之令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　疏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孟子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

惠氏士奇曰春秋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涖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絶子朝之使而戴敬王

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堯年老而子不肖

舜有元德而在側微帝聞之而岳牧不舉於是帝朝萬民而詢之廷民之所舉一如帝之所聞而當乎帝心於是史臣書之曰師錫帝介衆曰師以為舜有天下也衆錫之曷為不曰天錫之而曰衆錫之天遠而衆邇也不孚於衆而合乎天妄矣且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未知誰立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密埋璧於庭而使五人入拜且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而或跨之或壓之或加之

皆可以為當壁則神之所命誰知之者適以啟其覬覦之心而前有蒲宫後有輿主臣强於君末大於本亂幾亡國故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然則太卜曷為而卜立君卜立君者先王先蔽志而後命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乃參之以卜筮未有不謀於卿士不謀乎庶人而專信卜筮之說者也

蕙田案鄭氏訓立君謂國無冢適選於衆專指繼嗣葢舉其常而言若孟子稱堯禪舜則

曰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尚書稱舜禪禹則曰詢謀僉同是五帝官天下必詢於民也孟子論伐燕之役云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是諸侯興滅繼絶必詢於民也惠氏謂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此説得之

又案以上詢立君

邱氏濬曰案王朝有三有内朝有治朝有外朝治朝其常治事之位内朝則退居之處也外朝不常御惟國家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若夫常行之事則在治朝與羣臣案古典而施行之

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詩曰詢于芻蕘此所謂致萬民而詢焉詢及萬民則卿大夫士皆在其中矣國危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安國之策國遷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徙國之方立君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嗣國之人三者皆國之大政必民心之所安衆論以爲可然後行之苟非徧訪於人人其不至於逆天理而拂人心也者幾希然其詢之不於治朝而必於外朝者以民之衆且微治朝之嚴與狹非獨不可使之褻入亦恐不足以容之也

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

右肺石達窮民焉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注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注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僔語也疏違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

邱氏濬曰案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禮典則於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於此詢問而小司寇掌其政法者經常之

制政者權宜之事也朝著之間有上下之位有前後之次入者必循序漸進而不可參差立者必肅容守次而不可錯亂非奏對不言無故不可聚而喧譁故當人臣朝見之時小司寇則擯而相之使之次第而進朝士則帥其屬而用鞭號呼以肅之使之各趨其位而知所避焉後世人君出警入蹕而鳴鞭以肅衆其原蓋出於此

蕙田案以上外朝聽政之儀

右外朝詢事聽政

五禮通考卷一百三十二